司馬溫公文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溫公文集

(四)

司馬光撰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

書啓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幷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藏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宜即時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閒。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同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鋤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惟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爲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企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鄉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不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按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

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蘧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蘧子懼。辭八人皆去。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孤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

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惟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如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

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敍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惟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

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也。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洶洶。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

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値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無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

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光皇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問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閒。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幷裒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以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凶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壎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迹。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

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疏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州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暫鎭治之。光然後敢復敍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戇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抒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賁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宣。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惟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沾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在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復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悤悤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疏懈也。曩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他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俊。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汩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

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道。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舍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註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有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酬對無滯。滾滾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

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答張砥先生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彖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閒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鄉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置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穉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尙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閒。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

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他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輒自陳敍。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孝基書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淸。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誓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賞刑。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霖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飢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府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瘛瘲。疑有風邪。尙欲以烏頭治之。光雖

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麵滓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沉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他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瘇。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瘛瘲。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游

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疏宄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惟忠信之言。庶幾仰醻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洶洶。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於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唐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燃。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瘠。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

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惟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皇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綸。淳化中爲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師。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

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既敍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與王樂道書 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卽以極熱極寒疏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此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肺。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於淵。恬淡逍遙。歸於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病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廙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貺書。幷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齔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蔂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廙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閟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閒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怪。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慚。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

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他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尙以芻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紉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喻。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胸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勸黜惰。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舍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覿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過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愼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愼旃愼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寂朝議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不逮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汙衣潛逃湍滸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僶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踯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

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閒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敕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協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

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致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蚤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爲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卹也。欲加存卹。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煑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歷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卻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卽一切住支。卻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擒之者。賞以班行。今既擒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寧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光有看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一

序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幾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尚矣。周官具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勳舊。故必折衝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自是品秩淆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材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並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註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爲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第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

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閤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删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顏太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作

天下之不尙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册。呻吟不息。謂之儒耶。又況點墨濡翰。織制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捨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淳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淸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寃死。

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卽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噫。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怪。粲粲（一作粲粲）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夭。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呂獻可章奏集序 熙寧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作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論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

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生平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曰庚等。搜求章奏遺藁。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耇。從恩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耶。後之人得是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并州學規後序 嘉祐二年作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麗公。權學者寖久而寖忘之也。迺命刻著於石。嗚乎。是規也存。雖屋不加多。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粮粮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愼與。

張共字大成序 嘉祐元年爲越州張推官作。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暌。暌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楛。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修。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淛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名而爲義焉。光是敢輒廣其名之義。而字曰大成。以勉之。異日張君克充其名。顯裕光大。庸可量哉。

諸兄子字序 皇祐二年作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亢宗。京、大也。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爾如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稐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邇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

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袞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字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與。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尙誰任哉。嗚乎。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序賻禮 元豐六年十一月一日作。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閒爲甚。至有初喪。親家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爲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詬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

何離閒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亭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閒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亭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序。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覲序

進士比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迺至販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尚。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燿於物。如謂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

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疏矣。今將汎舟南下。拜親於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誠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送李揆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瞎（音蚩目汁凝也）眥（亦作眦目際也）操耒而胥靡者。尚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識。又詎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鑒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悔易矣。夏書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愼之。智或召災。敏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歷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子儀序 皇祐三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游。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褊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閒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灼於薦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鎭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游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惟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翺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知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心智之叡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疏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

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困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朞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大小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叡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一千石舉明遠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而不知。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游。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儁。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閒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儐音賓難貌然久之。乃得婺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歎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況浦江齒尙壯。志尙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

業之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無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耶。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乃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廷。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歉歉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爲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爲其親。匄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譴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

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人之仕以爲親。非爲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眞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既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爲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　柬之。李相迪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淸愼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他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惟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去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問曰。近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爲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輿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

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祭文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編室流亡。吏當坐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浹。麰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民無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寬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於黃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於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穉遑遑。濱於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寬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脈墳興。回枯爲榮。變凶成稔。敢不祗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諸廟祈雨文

閔有旱暵。病於稼穡。得請於神。貺之甘澤。來麰以登。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茲禾黍尚穉。菽麥未藝。土壤已稿。霈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蜮方熾。婦子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沴。沃灑嘉生。導迎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鼓舞。以承神事。尚饗。

諸廟謝雨文

閔以旱暵。有謁於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浹。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敢寧居。選牲潔酒。亟伸報養。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顯德。尚饗。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二

賦

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游。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閱。音元。高門貌。夏大也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淸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翁蔚。訾毀瑳美。化爲瑕玼。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洳。鴻鵠鷲鶴。鼓舞於渤澥。海之別名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游。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四海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珹玦亂玉。魚目閒珠。泥沙漲者其泉惡。音混。稂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敍。行者多歧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

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疏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鴟儀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興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五言古詩

贈邵興宗

窮達有常分得喪難豫言古今浩茫茫倚伏安可原軒裳彼自榮舉俗同崩奔錙銖校重輕冰火殊涼溫君子固無愧立身明本根度矩苟不愆寵辱徒喧喧有如清濟流橫貫長河渾景公馬千駟南面雄東藩陶青劉舍徒位爲丞相尊當代非不顯磨滅何足論顏回在陋巷藜藿甘盤餐原憲結敝衣蓬蒿塞其門當時豈不窮至今榮名存況君齒方壯德業素所敦安知搨翅歸不作凌雲翻要之白首期壯烈施元元爲若畫善策灑埽清前軒長舒四五榻客來輒開罇愁喜伺人稍醒必煩寃拒之亦無他體中常昏昏

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僕過而愛之爲詩以贈

君家在何許遠與南城鄰車馬不甚繁門前無俗塵有園廢鉏治繞舍皆荆榛入夏益滋蔓鬖鬖音參參沒人豈無舊桃李蕪雜與之均謂言彼草木於我奚疏親於閒置取舍豈得完天眞不若任自然同受雨露仁物性且不違人心何緇磷閉戶不迎客箕踞無冠巾苟忘軒冕心何異巢居民

送崔尉堯封之官巢縣

弱歲家淮南常愛風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巢湖映微寒。照眼正淸泚。低昂蹙荷芡。明滅縈葭葦。銀花鱠肥魚。玉粒炊香米。居人自豐樂。不與他鄉比。況得良吏來。倍復蒙嘉祉。君爲太學生。氣格已奇偉。登科如拾遺。舉步欻音旭。暴起也。千里。每嫌位尙微。觀政此爲始。尊公久場屋。上國困泥滓。豈不重相離。念子勉爲理。當令佳譽新。籍籍滿人耳。高堂雖在遠。聞之足爲喜。何必羞三牲。然後稱甘旨。

奉同范景仁宋次道太常致齊韓廷評維見過閤人不時內韓去乃知爲詩謝之

端居太常署。寒日淡孤淸。取酒呼諸友。談笑方縱橫。韓君士林秀。四海依高名。家襲鍾鼎貴。身無簪紱縈。逍遙風塵外。萬物秋毫輕。未嘗妄過人。所過以爲榮。如何枉玉趾。及門失相迎。主人豈傲客。事有迷誤并。追延既不及。相視徒嗟驚。威鳳顧修梧。不下還孤征。景星欻呈彩。旋有流雲生。靈物固難覩。俗眼眞不明。投謝有何物。珉石從雙瓊。

送守哲歸廬山

哲公金陵來。神韻自孤秀。京華三十春。高節愈幽茂。烜赫公卿門。道路日奔走。自非趣尙合。一息不相就。慷慨賢豪士。波溢千金富。蔬飯苟有餘。秋毫未嘗受。嘲呶音鬧鐃。喧譁也不可變。堅白如瓊琇。居然尙愁寂。終厭

塵土臭。忽思香鑪雲。薈蔚冠孤岫。振衣尋昔游。煙霞宛如舊。絡木藤蔓長。攫音蹷爪持也。石松根蹙。瀑泉響夜壑。乳管添春竇。茅茨蔭方丈。宴坐度清晝。几席雨奇花。階除馴猛獸。方知物外樂。回視人寰陋。慎勿露聲光。愚迷將輻湊。

晉康陳生庸家世以孝悌聞有異木連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門不果王禹玉爲之求詩於朝之士大夫以紀之

靈珠蟠泥沙。積水不能掩。賢人畜美德。豈必自標檢。陳生世同財。百口共豐儉。遠居嶺海閒。天質非陶染。邦人慕其行。鬬辨日衰減。祥木幷殊柯。童童植軒檻。或欲揭其門。令人識儀範。愚公私不然。外奬由內歉。己能孝悌著。默致神靈感。何必賜牛酒。然後明褒貶。況茲詩詠末。瑣瑣事鉛槧。才薄不敢辭。適能爲汙點。

初見白髮慨然感懷

萬物壯必老。性理之自然。我年垂四十。安得無華顛。所悲道業寡。汩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視此足自儆。拔之迺違天。留爲鑑中銘。晨夕思乾乾。

夜坐

春陽氣未勝。重爲陰所乘。涔涔積雨閟。滲滲餘寒增。流雲鬱不開。烈風尙憑陵。夜闌閉戶牖。青暈生昏鐙。僮僕悉已眠。書几久欹凭。涉獵閱舊聞。暫使心魂澄。有如行役歸。丘園恍重登。又如遠別離。邂逅逢友朋。

嗟嗟宦游子。何異魚入罾。奪其性所樂。強以所不能。人生本不勞。苦被外物繩。坐愁清旦出。文墨來相仍。吏徒分四集。僕僕如秋蠅。煩中劇沸鼎。入骨眞可憎。安得插六翮。適意高飛騰。

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紀事呈同舍

窮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翻層空。入夜愈恣睢。置牀東壁根。時有塗壓墜。颯颯勢將摧。怵惕不成寐。中宵抱衾立。呼燭久方至。徙之近西偏。裯帳不能備。飛蟲胡不仁。忍此加啄噬。避煩只深藏。悒悒面蒙被。須臾漏轉劇。枕褥亦霑漬。雖起欲何之。室中無燥地。展轉遂達旦。耿耿負憂悸。因思閭井民。餬口仰執技。束手已連旬。妻兒日憔悴。囊錢與盎米。薪木同時匱。敗衣不足準。摶手坐相視。予今幸已多。敢不自知愧。無謀忝肉食。念爾但增欷。音戲。泣餘聲。亦作唏。廣韻。啼也。

獨樂園詠

讀書堂

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消伏。

釣魚庵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採藥圃

吾愛韓伯休採藥賣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價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復知姓字驚逃入窮山深畏民爲累

和聶之美二貧詩

君子尙仁義寶用爲身資其人苟不賢富饒亦胡爲所以回憲徒不厭糠與藜當時萬金產令名傳者誰之美初解褐爲吏長河湄月得數斗祿僅足供饘糜謂言家無寶不必修藩籬囊衣不自暖乃爲偸兒窺穿墉入其室探取無纖遺從事借之帶同列乞其衣日高服未具不敢蹤門畿蕭條四壁寒獨立空自嗤援毫引幅紙書作二貧詩上言運命遭溫飫無時期下嗟職事勞舊學日以隳乃知賢者心不獨憂寒饑壎坎雖益多志業終無衰我實甚貧者視君猶白圭行年三十餘碌碌無他奇庇身太學官旦夕惟鹽虀讀君二貧作我事借君詞君誠士林秀不免青衫卑滿腹豈無才抱蓄未有施不用固爲小用之活蒸黎如君有此富豈必藏珠璣財貧非道貧已矣何嗟咨

和之美雞澤官舍詩

西齋

明府學既優所聞今得施四境已澄清還以書自怡西齋幾黃卷治原俱在茲

題廳壁

百里有民社古爲子男國苟有愛物心穉老皆蒙德爲身不爲人鄙哉陶彭澤縣樓

孤樓雖不高足以瞰四遠餉婦陌頭歸田夫桑蔭飯敕吏省追胥勿令農事晚

柳

驛道苦車馬田廬悲斧斤誰栽官舍前老朽完天眞所願明府心庇樹如庇人

向城路

村路煙欲暝行人殊未稀借問往來者營營皆有爲乃知市朝客趣務良可悲

超然臺詩寄子瞻學士

使君仁知心濟以忠義膽嬰兒手自撫猛虎鬚可攪出牧爲龔黃廷議乃陵黯萬鍾何所加甑石何所減用此始優游當官免阿諂鄉時守高密民安吏手斂乘閒爲小臺節物得周覽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川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殽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巷爲樂亦何歉可笑夸者愚中天猶慘慘

今古路行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我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徐徐逢路人咨問青松側客曰君何往答曰游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踟躕立爲見今古路無乃須差忒今路足輪蹏古路饒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擬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奈有飢寒逼哀哀於此情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厥失勉哉自勉哉前古難知識不復見楊朱萬古凝愁魄

七言古詩

示道人

天覆地載如洪鑪。萬物死生同一塗。其中松柏與龜鶴。得年稍久終摧枯。借令眞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君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童顏。

五言律詩

酬張三十秀才見贈 景昌字子京

樸學居人後。清塗忝衆先。瓠因無用棄。木爲不才全。比得林泉趣。仍依邑里賢。自慙頭半白。方解賦歸田。

逍遙呈欽之堯夫

閑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似舊。萬物互爭新。軒冕榮何在。簞瓢樂最眞。衆人俱我笑。我亦笑其人。

戲呈堯夫

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顧我何爲者。蓬人獨懵然。羨君詩既好。說佛衆誰先。只恐前身是。東都白樂天。

復用三公燕集韻酬子酸堯夫

宮閒廬室白。粟飽太倉紅。朝夕埽三徑。往來從二公。蒹葭徒倚玉。燕雀豈知鴻。相過輒同醉。惟愁尊酒空。

和堯夫見寄

仁政如慈父蒲人得所依教條前後接風迹古今稀試郡纔書最還朝必奮飛西臺舊班列猶望繡衣歸

送人爲閩宰

萬里東甌外溪山秀出羣鄉人皆嗜學太守復工文政用慈良化居無牒訴紛誰云遠京國佳政日相聞

送蘇屯田（案字公佐知單州蘇先君嘗知單父縣）

佳郡望都城相聞擊柝聲賓朋纔執別耆舊已前迎綵服當年戲驪駒此日榮絃歌應盡在琴調不須更

七言律詩

和趙子輿龍州吏隱堂

四望逶迤萬疊山微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閒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卽爲樂安用腰金鼎鼐閒

和潞公眞率會詩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眞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繼主人

送致仕朱郎中令孫

世閒榮利無窮物奔走勞勞何所之仕宦爲郎非不達功名有命待無時囊中雖乏千金直膝下常攜兩

綏兒。細校人生能此少。好從閭里樂期頤。

五言排律

亨杞下第作詩示之

清白君家舊。文章時態新。何妨偶蹉跌。未必遂沈淪。莫歎科名晚。惟憂道誼貧。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孝友亦爲政。簞瓢足養親。那將少年淚。容易輒傷春。

七言絕句

夷齊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日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

效趙學士體成口號獻開府太師

八十聰明強健身。況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頌

顏樂亭頌 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搆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

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

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閒獻王贊 慶歷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薙滅先聖之道嚮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扁巖鐫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閒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裒奸聚猾僭逆妄圖惟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游觀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賢於文景遠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三

論

功名論 嘉祐二年作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繇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得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

告管仲。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孟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將。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獲之。坑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擒。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一作悟。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

肖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修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縲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卿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慄慄。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剏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符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曩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廷。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兵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繇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十哲論　慶歷二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

焉。愚竊以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惟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惟此四人爲不肖耶。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 慶歷二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貨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晉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至公。槩以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聞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無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任。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

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春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諜。亂其國嗣。洿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倣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諭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秦勝十倍之兵。一戰卻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脣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

家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識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 慶歷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閒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蓋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刼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敵人侵豳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豳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閒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伐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赫然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閒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刼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蹠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饑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不知反君事仇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尙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淸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粱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修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 元豐七年作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齎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畎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游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音覲。瘞屍曰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

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議

李僕射謚文恭議 穆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一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華。舊本作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渙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案謚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乂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矣。請謚曰文恭。

錢中令謚宣靖議 若水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橈不

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尙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案謚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譔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四海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謚曰宣靖。

記

竚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勸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埽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搢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

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既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如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皋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泒。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飈。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埴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臺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

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

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薄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闊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摘細微以塞職是眞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鎭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鎭擇死之時尙安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疏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

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游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

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慶歷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棄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惟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

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惟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饑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己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己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舍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僄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題跋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蠡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譔公墓

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淸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覩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司馬溫公文集卷之十四

史剡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

剡曰。晏嬰忠信而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

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剏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書

迂書序 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憊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噫。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闊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邃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

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曏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惛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天折其生。彼雖僂然而

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齪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事親 元豐四年作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元豐四年正月十六日作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元豐四年十月作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學要 元豐六年五月二日作

迂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文害 元豐六年七月十八日作

或謂迂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迂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求用 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迂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 元豐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迂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元豐七年三月十五日作

迂叟曰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無爲贊 元豐八年正月十九日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汙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惟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臒不可處也甃井而幕綺繢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迂夫曰沱潛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

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迂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迂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司馬溫公文集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司馬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八五八上